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十九年

第一一七二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172).....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刚果(布拉柴维尔)、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76 和 Add. 1-5)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96).....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日星期四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F. 奥尔蒂斯·桑斯先生(玻利维亚)。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玻利维亚、巴西、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象牙海岸、摩洛哥、挪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172)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刚果(布拉柴维尔)、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76 和 Add.1-5)。
3.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96)。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刚果(布拉柴维尔)、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南

斯拉夫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76 和 Add.1-5)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96)

1. 主席：按照安理会以前所作出的决定，如果没有异议，我将邀请苏丹、几内亚、加纳、比利时、刚果(布拉柴维尔)、阿尔及利亚、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布隆迪和肯尼亚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并请他们到安理会议席指定的席位就座。

2. 主席还收到中非共和国的申请(S/6101)，¹要求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如无异议，我也请中非共和国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O. A. H. 阿迪勒先生(苏丹)、M. 阿什卡尔先生(几内亚)、K. 博齐约先生(加纳)、P. - H. 斯巴克先生(比利时)、C. D. 加纳奥先生(刚果，布拉柴维尔)、T.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O. 巴先生(马里)、T. 伊宗布伊尔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J. A. 瓦舒库先生(尼日利亚)、M.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J. 姆巴祖穆提马先生(布隆迪)、B. 纳布韦拉先生(肯尼亚)和A. 吉马利先生(中非共和国)到安理会议席指定的席位就座。

3.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向你并且向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各位代表表示谢意，感谢你们按照议事规

¹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

则答应我们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提出参加辩论的要求。

4. 我认为我有责任说明我们提出这个请求的理由。我们相信，这样做，能够使安理会更好地了解当由美利坚合众国在英国协助下所支持的比利时武装部队入侵刚果的消息发表时，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政府所明确表示的感情和关注，还能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无理的行动对非洲大陆的演变可能产生的影响。毫无疑问，如果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目前的和长远的国际纠纷没有一个无畏的、公正的和明确的估计，对这一行动的评价就不可能是全面的。

5. 事实上，为了更好地估计已经产生的局面，简略地回顾刚果获得独立以来刚好四年多的历史或许是有益的。它的历史特点是遭受了一系列公开的和隐蔽的武装干涉。刚果一宣布独立，比利时军队据说是为了重建秩序和拯救外国侨民的生命，就大举开回刚果。

6. 应卢蒙巴总理的请求，安全理事会确曾反对过这次厚颜无耻的殖民主义的干涉。一系列的军事活动导致了美利坚合众国利用联合国作为特洛伊木马进行干涉。最后，联合国部队撤走了；而在联合国帮助下刚果曾经拒绝了的那个人，正是他，由一种很难说是符合应有普遍性的民主原则的手段，被扶植为利奥波德维尔政府的头子。

7. 在我们看来，简略地回顾刚果的历史是为了说明——本来是没有说明的必要的——这样一个论点：对斯坦利维尔的行动，只不过是无穷无尽的悲剧合乎逻辑发展的结果罢了。

8. 这次军事行动是怎么一回事？它的主要发展又是怎么样呢？毫无疑问，事实本身可以说明问题，用不着多加评述。那些帮助那个要把加丹加分裂出去的罪魁祸首、那些后来又把利奥波德维尔政府的领导权交给他的人们，其主要动机本来就是要维持对于大量财富剥削的垄断，这是非常自然的。我们都知道，这些财富是巨额利润的来源。

9. 一个企图搞分裂而又表明自己是外国帝国主义利益的代理人，这样的人遭到反对而且达到这么不

寻常的程度，这也是很自然的。这种反对清楚地出现在三个不同的方面。首先，在刚果方面，局势是这样：一个不可能被指责为有偏见的观察家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的《纽约时报》杂志上谈到雇佣军时，感到他不得不宣称：“如果没有他们，利奥波德维尔而不是斯坦利维尔现在就是叛乱分子的首都了。”其次，在非洲方面，非洲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拒绝了利奥波德维尔现任总理参加今年七月在开罗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最后，在国际方面，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10. 事情既然如此，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企图支持一个为他们的利益忠诚效劳的人当权，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千方百计地达到这个目的。因此，他们首先决定只是输送武器、交通运输工具和派遣军事顾问。同时，刚果国民军的队伍的数量也增加了。为了万无一失起见，从罗得西亚和南非招募雇佣兵，并把那些在他们本国没有能力煽动反革命的人也动员起来了。

11. 但是，事情并不按计划进行，于是直接干涉就不可避免了。然而，国际社会是受协定和条约所约束的，因此就必须求助于这些协定和条约。而后来也就是这样做了。

12. 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在他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55〕²中，提出了关于大约一千名外国侨民的问题。据写信人说，这些外侨的生命正处于危险的境地。同时，他还提请大家注意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的第三条。此外，我们知道，这个问题被说成如此严重，对此任何人再也不能够漠不关心了。

13. 可是，我们必须指出，就在递交这个信件的时候，比利时的军队已经驻扎在阿森松岛了。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比利时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强调指出，只有在刚果中央政府请求帮助的情况下，才会动用派遣到阿森松岛的军队。但在同一天，即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利奥波德维尔新闻部长埃曼努尔·

²同上。

辛达先生在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和比利时的行动”时，就宣称“这种行为将会构成十足的侵略事件”。

14. 比利时驻联合国代表在上述信件中最后说：

“一旦有必要从拯救斯坦利维尔地区无辜平民的生命的观点来考虑问题的话，我国政府保留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的权利”。

15. 这一声明曾使我们相信，在事态尚未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之前，会尽力设法采取一切和平手段来解决这个在许多方面令人不安的问题。这个声明更使人们安心，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与吴丹秘书长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发表的明智而坚定的声明是相呼应的。秘书长说：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任何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局势，都应提到安全理事会上来讨论解决。其他任何途径，必然会导致不良的后果。”

16. 我国代表团感到惊讶的是，比利时政府竟不认为有必要请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诚然，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期间，在非洲统一组织的赞助下，斯坦利维尔政府外交部长托马斯·坎扎先生同美国大使阿特伍德先生在内罗毕举行了谈判，特设委员会主席肯尼亚总理肯雅塔先生和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特里先生也参加了。

17. 正如史蒂文森大使在十一月二十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56〕³中所提到的，克里斯托弗·格贝尼先生曾“通知〔美国政府〕，建议在内罗毕进行初步讨论”。阿特伍德大使提议谈判于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午开始。但由于一些明显的原因，托马斯·坎扎先生直至十一月二十二日才到达内罗毕。

18.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在我刚才提到的通信中暗示，在必要时，即在内罗毕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呼吁的可能性。这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放了心。

19. 但是，在内罗毕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已经证实了坎扎先生曾要求阿特伍德先生：必须停止轰炸和威胁，必须制止雇佣军向斯坦利维尔推进并必须让刚果人解决他们自己的政治问题。坎扎先生明确表示，

³同上。

他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干涉。此外，他还强调，他到内罗毕来应该被理解为是善意的和诚意的表示。坎扎先生进一步声明，只要对刚果人民不采取任何镇压措施，外国侨民是不会受到攻击的。

20. 谁也不会不注意到斯坦利维尔政府外交部长所提出的建议，在精神上——如果不是在文字上，跟非洲统一组织特设委员会主席乔莫·肯雅塔总理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所采取的行动是一致的。当时肯雅塔总理宣布：除非吴丹秘书长的呼吁得到响应而宣布停火，否则他无法协助非战斗人员的撤退。

21. 尽管如此，特设委员会主席仍对刚果当局施加了影响，使其按国际法对待平民。在这里提请安理会注意两封内容完全相同的信〔S/6062和S/6063〕⁴也许是恰当的：这两封信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同时送交给了比利时和美国两国驻利奥波德维尔大使。我认为没有必要再次指出，当初步谈判尚在内罗毕举行的时候，现任的利奥波德维尔总理便已允许美国和比利时进行武装干涉了。我也没有必要强调这个事实：即提出使用武装力量进行干涉的——那是在信件的开头便已含蓄地提到了的，——正是我刚才提到的信件的收信人。如果把比利时发言人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声明，同来自美国方面的情报加以比较，难道还要我来说这是多么使人莫名其妙吗？比利时的声明大意是说，派到阿森松的部队只有在刚果中央政府请求援助的情况下才会动用；而根据美国方面的情报，则进行干涉的决定是由美国和比利时共同作出的，并已及时通知了刚果政府，取得了它的同意。

22. 显然，侵略者首先想要为他们的干涉找到某些与国际法相一致的法律依据。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就有人发出请求；也就是说，干涉是由合法的政权在宪法允许的情况下向友好国家发出呼吁而得到军事支援，是一种有根据而合法的行动。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在严重和紧急关头所必不可少的非常行动。如果要分析武装干涉非洲土地这样一个严重的决定是怎样产生的，那么，这就是从美国方面来的答案：这个决定是由美国和比利时共同作出的，并及时通知了刚果政府，得到了它的同意。根据这一供述，对斯坦利维尔的武装干涉显然是美国和比利时发动的结果。

⁴同上。

想把它说成是一个请求是再也站不住脚了。这样，我们的讨论就只限于两个国家干涉第三个国家内政的问题了。这就是：利奥波德维尔当局是在没有作出任何请求的情况下对于干涉表示同意的。

23. 此外，我们认为当阅读美国和比利时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62和S/6063)时，同时参阅非洲统一组织特设委员会主席肯雅塔先生十一月二十七日发出的声明，那将有助于消除阅读信件时可能产生的任何误会。肯雅塔先生的声明这样说：

“我已向美国大使清楚表明，在斯坦利维尔降落任何伞兵部队，都将是严重的事件；其产生的后果，我不能承担责任。我赞成通过非洲统一组织进行和平谈判。”

这个声明显然是参照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前所进行的多次讨论而发的。因此，假使我们认真回顾这一阶段的局势，显然，美国一面答应停止运送武器，一面开始谈判，而正在这个时候战争的准备工作已在进行了。这次侵略行动是蓄谋已久的，对此，再也不能有任何怀疑了。而且，无可否认地，这是一个企图对抗和平力量的行动。

24. 这次侵略，不仅取消了特设委员会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而且公然嘲弄了该委员会的权威和非洲统一组织的道义上的尊严和威信。这是一个矛头指向我们大陆的充满严重后果的挑战；任何真正的非洲人决不会不接受这个挑战。

25. 整个非洲大陆都把美国和比利时对刚果人民的侵略看作是侵犯我们的尊严和直接威胁我们的独立与安全。刚从殖民统治的阴影中涌现出来的非洲，它正在设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力图建立一个和平与和睦的新社会；现在它再一次面临着古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非洲一切苦难的根源。面对这种形势，非洲不可能处于被动。它再也不能忍受炮舰外交、惩罚性的征讨和焦土政策了。

26. 有人声称那些断然对刚果发动军事行动的人所采取的行动是出于高尚的人道主义的动机的。几个月来那些一直使用政治手段和物质力量来保住自己的肮脏利益的人，他们的人道主义目的，至少可以说

是大有可疑的。只是在几天前，我重读了夏尔·费迪南·诺汤布先生在比利时出版的一九六四年七月份的新评论中发表的一篇文章。他写道：

“让空军飞行人员和技术人员——不管其人数多少——到刚果去，我国就会使自己陷入越来越不能自拔的境地。

“没有必要详细描述这次陷了进去几年之后可能变成什么样子：首先是比利时人与压迫别人的行为有牵连，尽管这些行为是可以辩解的；然后是对比利时侨民的报复行为，尽管这只是个别的事件；接着是为了营救受威胁的比利时人而增援；最后是这些徒劳无功的事件重演。实际上，刚果的比利时侨民没有受更多的折磨的必要，比利时也没有受更多的折磨的必要。更糟糕的是，这种危险的举动是完全无济于事的。”

诺汤布先生非常清楚明白地警告他的国家当局：保证他的同胞在刚果的安全和前途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比利时不干涉刚果的内政。

27. 当布鲁塞尔政府无条件地支持利奥波德维尔政权的军队时，无疑地它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当一个国家在起义的武装力量的眼中已经变成了交战国时，这个国家的和平侨民的情况必然恶化，这是很自然的；但不幸得很，这也是人们预想得到的唯一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从经验教训中懂得，这个过程是一切战争共有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恰恰是那些提出申诉的国家经常要负责的。一九四〇年比利时政府把国内全部德国籍的非战斗人员，不管他们的政治见解如何和在比利时的居留时间长短一律关进监狱，并强迫他们随同政府一起逃到法国南部去，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28. 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比利时军官参与利奥波德维尔政权军队的军事行动，只能在人民中激起反对比利时的情绪。因此，比利时政府要对使其侨民遭受危险负责。而这种危险，比利时政府早就完全知道，而且它明知是一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

29. 我们当然不是有意暗示说，比利时政府故意把它的侨民留在刚果的混乱地区，以便它后来能更有理由进行直接的干涉。我们只是想指出：假如布鲁塞尔真的象它宣称的那样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那

么，从一开始它就应该认识到，它在刚果进行军事干涉以前，需要事先遣返所有比利时平民，或者至少要遣返那些住在受威胁地区的平民。

30. 我们愿意相信，哪怕是暂时地相信，比利时和美国当局开头并没有预料到它们的军事援助所产生的后果及它们的干涉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纠纷。然而，我们很难相信，它们没有认识到它们对斯坦利维尔的侵略，会挑起那些正是他们所想要避免的屠杀。在十一月欧洲侨民的生命是否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呢？至少可以说，今天没有任何人能够确实肯定这样一个事实。

31. 关于这一点，回忆一下一九六〇年七月泰奥·勒费弗尔先生说过的话，看来是合适的。当时，伊斯更斯政府正打算对刚果进行军事干涉。我现在引用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一日城市报中勒费弗尔先生的话。他说：

“有些人要求采取惊人的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对大城市中的成群的白人有所帮助，但可能同时会严重危害散居在全国的白人的生命。”

两天后，勒费弗尔先生在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的晚报上作了补充。他说：

“说我们必须派空降部队到刚果去，这话是说得满不错。但是，有谁曾想过散居在丛林中的白人？我们决不要被诱使而采取行动，以致引起一系列无法预见的后果。”

32. 四年后，勒费弗尔的政府，以他所说的人道主义理由为借口，就再也没有想到当他谴责空投伞兵部队时他所要营救的白人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被诱使而采取了行动。这些行动已经在引起一系列的后果，还有许多仍是难于预料的。

33. 现在，既然一段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所看到的是，被雇佣军重新占领的城镇里，白人尽管受过威胁，但却没有被屠杀。我们也看到了，不幸得很，在美、比侵略之后——也正是因为这次的侵略的缘故——我们所知道的那八十个白人才遭到了杀害。勒费弗尔先生四年前所表示的忧惧，是很有根据的。有理由相信，要不是干涉者干下了丰功伟绩，那八十个

人现在还会活着的。这一行动要是摆在严格的人道主义水平上来衡量，其得失相比似乎是灾难性的，而这种灾难本来早就能够预见得到的。

34.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相信，过去没有预见到这种灾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相信，干涉者的所作所为，的确是出于好心好意，而且他们曾经为那些生命有危险的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痛苦所折磨。我们可以相信这一点；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相信，对他们来说，一个白人的生命和一个黑人的生命是不可能用同一个天平来衡量的。殖民地正在一个接着一个获得独立。然而，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思想还一直没有消失。

35. 屠杀本地居民、黑人、“比科特”和“拉东”人，显然是一种完全自然的现象。这种事件的新闻所产生的效果，不过象报纸上一条小消息那样罢了。这就是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悲剧之一。雇佣兵可以焚烧村庄和杀害成千上万的刚果人，但没有任何人提出抗议。这正如天主教证言报所说的：

“现在白人的舆论正在发现，由于牵涉到白人的问题，在刚果那里正上演着一幕悲剧。真好象是用黑人的鲜血作为素材的悲剧长久以来就没有上演过似的！有一部长篇小说题目叫作：黑人的血是红的。白人的血也是一样红，不过在国际政治上更为珍贵罢了。”

36. 关于残暴屠杀刚果人民的事情，让我们听听目击者埃米尔·勒热纳先生的话。他在新观察家报上写道：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要求：这种情绪，在不同肤色的受害者之间不应有所区别；这种愤慨，也不应该这么冷酷无情地有所选择。在四个月的时间内，我看到了飞机轰炸烧毁了几十个村庄，我看到了数以万计的农民被利奥波德维尔当局的军队消灭在丛林之中……

“……

“西方世界从来没有发出过支援非洲人的声音。正在阿伯特维尔地区接受使用喷火武器训练的刚果国民军分遣队，将来会把斐泽和巴拉卡地

区的一切村庄夷为平地。那就是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会把所有他们遇见的男男女女活活地烧死。那就是对他们的命令。只有小孩可以幸免。没有一个政府出来干涉。对白人有一种法律，对黑人又有另一种法律。”

当一个人遵循人道主义的目的时，他首先考虑的应该是一切人都有同等的权利，而最基本的人权却是生存的权利。

37. 那些正在协力屠杀数以万计的刚果人的人们，他们的人道主义目的是骗不了任何人的。恰巧卢蒙巴主义的堡垒和起义运动的神经中枢斯坦利维尔，在那时是南非人霍尔的雇佣军和旺德瓦勒上校的职业凶手们所不能攻陷的一个城市。

38. 事实上，我们面对着的是帝国主义势力对刚果人民的侵略。给予一个国家政治独立，而同时又保留着一种容许对它继续进行经济剥削甚至政治控制的制度，这是一种正统的政治策略。这些计划有时遭到失败，于是在创造出必要的法律上和心理学上的条件之后，就干出可能的一切事情来，以期恢复失去了的地盘。

39. 自从刚果取得独立以来，刚果问题的变化，是同以前的殖民者或其继承人的利益密切地联系着的。最近这次的侵略，只不过是殖民主义者决心重新控制这个国家——他们甚至不惜冒险进行再征服的战争——的骇人听闻的例证罢了。

40. 这一政治行动首先是改变刚果成一个大加丹加。在这种策略失败之后，帝国主义者便开始运送武器，然后派遣飞机、装甲车、载重汽车、吉普车和战斗机以及飞行人员和教练员；同时在一切方便的地方设立了雇佣军的招收站。

41. 无论是美国供给的武器也好，比利时供给的技术人员也好，还是雇佣军也好，都无法再次征服这个国家。当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按捺不住时，他们唯有乞灵于直接的军事干涉。他们企图把取胜的那张牌放在从南非招募的种族主义雇佣军所指挥的武装力量的手中。借口是容易找到的：白人的生命必须得到保护。在殖民的历史中，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有时其借

口甚至不用披上人道主义的外衣；他们是公然的实利主义者。苏伊士事件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42. 最近在刚果犯下的侵略罪行，引起了整个非洲大陆激动的感情和极大的不安。这种侵略旨在全世界重新引进一种我们认为是日趋衰落的道义标准。过去有的人曾经高兴地说：用来吓唬小国的炮舰外交已经成为过时的东西了。

43. 不幸的是，现在我仍不得不承认：有人正在使用甚至更为极端的手段。用武装部队的干涉去保护、夺取或再征服领土和财富，这是只有侵略者才相信他们有权利这样做，也是十八、十九世纪使用的直接手段的重演。在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是这样；今天，刚果也是这样。

44. 因此，非洲和亚洲的国家，一旦与帝国主义强国的利益有所牵连，就会自己发觉遭受武装侵略的摆布。换句话说，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远远地超出刚果的国界。

45. 这就使我们有理由怀疑，联合国究竟能否将其宪章的原则加以贯彻。问题在于联合国能否保证小国对在高度工业化和强大武装的国家的贪得无厌欲望面前保持独立。问题在于具有保证世界安全与和平任务的联合国，能否结束那么一些人的企图，了结他们总想复旧、总想在国际关系中重新搞殖民主义勾当的那些丰功伟绩。

46. 在这种情况下，摆在安全理事会面前的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直接同我们有关的谴责侵略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证不再发生这种行为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联合国必须负起应负的责任，负起它全部的责任。令人担心的是如果联合国不能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它就会象垮台了的国际联盟一样的命运。国际联盟当时就是没有能够制止墨索里尼侵略埃塞俄比亚。

47. 昨天我们得到通知，有一份针对某些国家——其中包括阿尔及利亚——的控诉(S/6096)⁵递交给了安全理事会，而且这份控诉是在相当混乱的情况下提出来的。这也是一种正统的策略，利用这种手

⁵同上。

法，企图转移视线，阻止在安全理事会上进行认真的辩论。

48. 所以，在现阶段中，我不打算加入这类蓄意计划的任何争论；我只限于陈述问题的真相。因此，我保留在以后阶段的适当时机发言的权利，如果有必要的话。

49. **主席：**这次会议没有其他报名发言的人了。在休会前，请安全理事会的代表们到我的办公室开个非正式的会，以便决定我们下次开会的时间。

下午四时三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ا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ا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